新刊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

論著

歷代人臣九　兩晉

羊祜杜預論　呂諫議

錫嘗讀晉史美羊祜杜預二賢其名迹可得而論之其智略各有縱橫而聲譽不相上下然羊公之善頗優於元凱何以明之預之才略有餘而恩信不及於祜祜鎮南方境隣吳土與吳交兵克日方戰不尚譎詐之計不為掩襲之利敵人死於陣者歛以還之敵人狗於晉者禮以遣之祜之用兵惠如時雨孫晧暴虐人有離心祜乃以恩敵怨也以信敵無信也祜之得機乃思勝信取之時也故石城以西盡為晉有吳民感惠不稱祜名餽藥軍中陸抗無猜何誠信若是之昭著求諸名將古無其儔既掠吳人之穀以縑償之既獵吳人之境以禽還之蓋欲從其歸晉之心而示其大信也吳中將師果欲率部曲來降吳中黎民

東以家屬而至借其經略已就表陳密謀而執政多違厥功弗
集及其寢疾朝廷就問其計畫猶歎起臧良吳都龍市仰峴山
以流涕何其遺愛最厚於民錫謂祜乃堯舜之臣非晉武之臣
也舉杜預以代其職預承成績克平南夏然預之名于寧有
其比嘗其獨排衆論造成孟津之梁盌用機心製就官廟之器
撰曆以正於天度詳刑雅合於國典定功課之法豐是貨之利
虜人寇龍先見已陳於石鑒匈奴犯邊定計預徵於首暨荀非
奇士孰與於此及代羊祜彌見其手張正乃吳之名將也中我
反間之術孫歆乃吳之都督也畀我非渡之兵孫皓既平江漢
懷德于時簡練武事修立類宮頒與開設庠序輕裘緩帶風流
之不且也跡沅湘之流通零桂之漕水利甚博士人歌之異夫
墾田備邊實相侔也留精麟史撰集圖例雖沉毅敢詩閱禮安
可比此自古名將鮮有全能或大略有餘而細行不足祜既慎
密預亦恭謹祜焚其奏以自慎預獻賂以免禍功名落落焉若

啓此於知譽莫之必誅不就其辟知和道之見在能以智免禍文多爲所惜者羊公有知人之鑒得進賢之名而元凱但知立碑峴山垂名後世不能簡拔一士裨益國朝以是論之優劣可見矣

羊祜論

穎濱先生

善爲國者必度其君可與共患難可與同安樂而後有爲故功成而無後憂晉厲公與楚共王爭鄭晉人知楚有可乘之隙欒武子爲政欲出兵擊之曰不可以當吾世而失諸侯范文子不欲請釋楚以爲外懼欒武子不能用夫文子非苟自安者也厲公侈而多嬖寵諸大夫富而驕上國有大功則君自不相安亂之所自生也既謀之不從出而遇楚猶欲避楚而歸既勝而國日亂將作矣吾不可以俟使其祝宗祈死逾年而厲公殺三郤立胥童欒書荀偃囚胥童弒厲公文子雖死而免於大難子孫與晉國相終始范蠡事越王勾踐反自會稽撫人民厲兵革七年而

殺吳王夫差歸未及國知越王之難與同安樂也扁舟去之卒
免文種之戮若二子者可謂有先見之明矣范文子至於自縊
范蠡雖去於越土而不顧何則所全者大也晉武帝既受禪中
原當畢孫羣臣用命吳孫皓以偪虐失衆有土國之釁晉人習於
長江之險以爲未可取也羊祜爲襄陽守知其不能久陳可取
之計武帝納之祜又進王濬杜預以成滅吳之功後世稱其賢
吾嘗論祜巧於策吳而拙於謀晉何以言之武帝之爲人好善
而不擇人苟安而無遠慮雖賢人滿朝而賈充荀勗之流以寵
腹心使吳尚在相持而不敢肆雖爲賢君可也吳亡之後充於
其色蔽於庸子陝賢臣亡小人去武備崇藩國所以兆亡國之
禍者不可勝數此則滅吳之所從致也孟子曰入則無法家拂
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常亡故人常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
祜不慮此而銳於滅吳其不若范文子遠矣或曰吳滅而晉亂
此天命非人事也而羊祜何罪焉吾應之曰爲國當盡人事使

祜不爲滅吳之計孫皓窮凶而死吳更立君則長江未可越也吳既不立則晉之君臣偷惰不振是吳不滅而晉不亂也不猶愈於吳滅而晉亂乎祜之將死也武帝欲使卧護諸將祜曰滅吳不須臣自行但平吳之後當勞聖慮耳推祜此言蓋亦憂在平吳矣憂在平吳而勇於滅吳其不若范文子遠矣

羊陸非純臣論　淇水先生

古人之辯有出於一時而不足以爲可信之說者其失在於務應對之相上而常恐出於人之下是以雖有至偏之論必知其不然而爭發之者故其是非常至於失其當也愚讀晉載記至符生遣閻負梁殊使於張元靚初不見使者而張瓘見之負殊請與元靚通好由此辨論縱談以及羊陸之事張瓘若負殊以爲羊陸亦非純臣之義則愚以張瓘爲失之矣請試論之夫晉羊祜荆州與吳陸抗實對境相持彼庸下之將惟以欺詐譎詭微倖於一日之勝足以爲已功而已矣祜乃獨不然持至誠大信

之心以拊循吳人不啻父兄之視子弟抗以其故亦交歡於祜遂至二境休兵不相侵寇祜至於饋抗之藥抗至於遺祜之酒抗曰羊祜不我欺也服之不疑祜曰陸抗不我酖也飲之不疑世傳以爲華元子反復見於今矣旣而孫皓言抗以不亟討賊之意抗至是言以爲區區之晉猶有不欺人之臣而吳獨無之秖足以章吳之短而無損於晉之美也然則抗之所以不欺者祜啓之也始祜之先施以恩晉之卒有以吳穀者以縑償之其相對而獵也禽獸有先爲吳人所傷而爲晉之獲者皆命還之有陳尚潘景者爲吳將犯於吳而死祜嘉其節厚斂而送之又歸其二子於是吳人稱爲羊公不之名也卒而暴酷肆其毒於人上人心去之矣方是時羊公猶存卒建平吳之策而王濬王渾杜預之徒因餘論遂以平吳而天下一統以息三分割裂之禍於是羊公之功爛然進追伊呂爲元夫晉史以爲羊公見天地之心其不然乎彼張瓘者從不欲交於符秦而歆辨以窮耆

誅之意故有非純臣之說彼其心固自以為不然亦強為之辭而已矣夫惟理之不勝至見屈於賓誅之辨而遂通稱於衍恭則當時之是非固以甚明惜夫為史者無一言以辨之愚故著論云

張華論

范立先生

裴頠勸張華以黜賈后而華不可其言曰卿以優游卒歲當時雖有天下之望茲賈后專切齒於華久矣雖不與大事可得優游卒歲歟華之智竟不知此而為是言何也夫華為之亦死不為亦死徼幸苟免自安之言耳方是時華之計無可為者矣與外臣為仇則賈后得藉口以誅之與孽后為狠則強王將以伐正而行其意起為賊取富貴既無兼并之高又名重衆身死所不置已有遯尾之厲嗚呼華於是時蓋知不免矣自古為是言者不以賢不肖皆不免者也董卓築郿塢曰事成雄據天下不成守此為失事不成而塢為可得而守歟卓雖愚亦知之矣曹爽

不能用相範之計而曰不失爲富家翁其措意亦如此華之優游董卓之守捲曹爽之富翁皆知不免而微倖苟且之言毋不足論也士之謀身至此亦可悲也夫

張華論

東溪先生

東溪先生曰賈后宣淫于朝至以帳車載外人以入宮禁豈有配天體母天下而醜行若是者張華伺察其事白惠帝而廢之何所不可當是之時賈模啓端於上劉卞密謀於下華短於權謀又畏權戚滿朝不能從二人之言卒畏禍而卒入孫秀之禍設使華諫正朝廷清君側力不足而身死猶不失爲正人烈士而乃貪祿畏死以及於難焉道既迫卒無以答張林之詰愧矣哉以華之博物洽聞使之雍容廟堂處謀謨可也柰何復多避之世以臨天下之大節而欲責之以無撓可得乎

王濬論

吳賢良

先王之用其臣其未任也必欲知其才其將任也必欲知其心

者曰一任也必欲知其功蓋不知其才則無以舉天下之能不知其心則無以成天下之勳不知其功則無以勸天下之善昔先王之用人拔之於寒微之中求之於困厄之間撫存羈旅而服冠冕去嵒穴而踐歷試授之以顯職而不疑處之以高位而不忌此所以知其才塞讒間之口以使之無憂遏浮虛之言以使之無懼不責之以苛禮不拘之以家羈縱其轡策以觀其馳逐之能緩其羈紲以觀其舉措之方此所以知其心腹田思第雖以與之而不吝歌姬舞女惟以賜之而不惜擢其親戚而使之無傾危之憂厚其子孫而使之無絕滅之患勢傾海內而朝不忌威震人主而時不斁此所以知其功夫秦之任王猛可謂知其才蜀之任諸葛亮可謂知其心漢之任蕭何可謂知其功矣然則古之君臣其所以相得如是[illegible]之樂康寧輯睦優游悅懌而休烈偉績相與傳於無窮而後世之所莫及者以是而已昔者晉武帝黜朝廷紛紜之議而委王濬以東南之事何其壯也及

王濬獨破建鄴而卒見排於權勢以不能自明者豈武帝有所不能知其功歟夫南方之所以能拒得於人者不獨在於據其長江也而在於倚蜀以敝其偏北人之所以能追逐於南方者不獨在於奪其長江也而在於連蜀以襲其右蓋蜀附於南則南方勝而使南方失蜀則有西顧之憂而不足以待舟撤之能蜀附於北則北人勝而使北人失蜀則有西守之勞而不足以逞其車騎之力然則蜀者雖非用武之地而乃南北相抗之形要也昔楚之衰也蓋秦已得蜀矣故以白起之孤而有郢中之功以王翦之微而有荊南之捷吳之盛也蓋魏未得蜀是故以曹操之智而有赤壁之奔以司馬懿之謀而有東關之敗此固非秦勇而魏怯楚弱而吳強蓋秦已得蜀而楚之所備者多魏未得蜀而吳之所備者少故也戰國策曰蜀中之甲輕舟浮于汶乘夏水而下江五日而至郢漢中之甲輕舟出於巴乘夏水而下漢四日而至五渚此亦言蜀之於天下據江漢之上流而

其勢便且易也昔晉之討孫皓也王渾出横江以攻其東而王濬自成都以伐其西然而吳之所以深慮者固不在於渾而在於濬何者兵出於東者自捷之道而兵出於西者肘腋之変也夫自捷之患猶可以救解而肘腋之変不暇於設施此自然之勢也是以孫皓之大臣亦莫以蜀師為憂故賈充欲増建平之兵而陸抗欲益西陵之備此其意亦可見矣由此觀之則孫皓存亡之機在於濬而不在於渾者其理豈不甚明歟夫當此之時使濬未能摧其西藩徘徊而不得進孫氏之君臣因以并力合勢堅守江浙以拒中國之師則江東諸城不可以歳月下也惜乎武帝不慮於此而卒使寵勞僥倖之功巨困於讒慝之黨而不能震以沮天下英雄之士而傷其心悲哉

阮籍　　東坡先生

世之所謂君子者惟法是修惟禮是克手執圭璧足履繩墨行欲為目前檢言欲為無窮則少稱鄉黨長聞邦國上欲圖三公

下不失九州牧獨不見夫群虱之處褌中乎逃乎深縫匿乎敗
絮自以為吉宅也行不敢離縫際動不敢出褌襠自以為得繩
墨也然炎丘火流焦邑滅都群虱處於褌中不能出世君子之
處域內何異夫虱之處褌中乎此阮籍之胷懷本趣也籍不嘗
臧否人物口不及世事然禮法之士疾之如讎賴司馬昱在王
保持之爾其去死無幾以此論之亦虱之出入往來於衣褌中
間者也安能笑褌中之虱乎吾故書之以為將來君子一笑

阮籍

谿堂先生

善觀人者觀其心不觀其迹蓋觀其迹之所已為可以逆知其
心之所未為如此者可謂善觀人矣阮籍有英雄之才生非其
時陸沉於俗而世之論者遂以為放曠不羈之流而禮法之士
至於若讎之豈不過哉當其沉酣於酒傲睨万物泊然不以世
務攖心若無志於天下者至於觀楚漢戰場喟然嘆息以謂時
無英雄使豎子成名其志蓋宏遠矣雖口不臧否人物然青眼

視嵇康白眼視嵇喜是未嘗臧否於人物也雖居喪飲酒食肉然每慟哭輒嘔血數斗是未嘗無哀戚之情也以至文帝欲求婚鍾會欲詢以時事而致之罪皆以酣醉獲免則又察微見遠其志有足多也稽晉之交王室不競強臣跋扈殺戮大臣如封羊刺豕無所顧惜一時名士朝不謀夕如寢處乎頹垣敗屋之下岌岌然將恐壓焉故張華衛瓘以清直死向秀嵇康以高簡死王衍王澄以清談死陸機陸雲以俊才死籍於是時獨不自混於酒嶄然出其頭角則死於強臣之手也必矣孟子曰伯夷聖之清者也柳下惠聖之和者也又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謂非期於隘而其弊必至於隘和非期於不恭而其弊必至於不恭謂籍不仕耶未嘗隱居於山林清不足以名之也謂籍仕耶未嘗併己以同流俗和不足以名之也非清非和庶幾於夷惠之間乎莊子謂曲轅之櫟以不材得終其天年故託之以神其拙若藉者得非託之於酒以神其拙耶

王衍論　　　　　　　　　　穎濱先生

聖人之所以御物者三道一也禮二也刑三也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禮與刑皆器也孔子生於周末內與門弟子言外與諸侯大夫言言及於道者蓋寡也非不能言謂道之不可以輕授人也蓋嘗言之矣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夫道以無爲體而入於群有在仁而非仁在義而非義在禮而非禮在智而非智惟其非形器也故目不可以視而見耳不可以聽而知惟君子得之於心以之御物應變無窮而不失其正則所謂時中也小人不知而竊其名與物相遇輒捐理而徇欲則所謂無忌憚也故孔子不以道語人其所以語人者必以禮禮者器也而孔子必以教人非吝之也蓋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君子由禮以達其道小人由禮以達其器由禮以達其道則自得而不眩由禮以達其器則有守而不狂此孔子所以寡言道而言禮也若其下者視之以禮而不格然後待之以刑辟三者

異而聖人之所以御物者盡矣三代已遠漢之儒者雖不聞道
而猶能守礼故在朝廷則危言在鄉黨則危行皆不失其正至
魏武始好法術而天下貴刑名魏文始慕通達而天下賤守節
相乘不已而虛無放蕩之論盈於朝野何晏鄧颺導其源阮籍
父子派其流而王衍兄弟卒以乱天下要其終皆以濟邪使成
淫欲惡礼法之繩其勢也故蔑弃礼法而以道自命天下之小
人使之君臣奢縱於上男女淫佚於下風俗大壞至於中原為
墟而不悟王導謝安江東之賢臣也王導無禮於成帝而不知
懼謝安作樂於朞喪而不受教則廢禮慕道之俗然矣東晋以
來天下學者皆以為南北南方簡約得其精華北方深廣窮其枝
葉至唐始以義疏通南北之異雖未聞聖人之大道而形器之
說備矣上自郊廟朝廷之儀下至冠昬喪祭之法何所不取於
此然以其不言道也故學者小之於是悟之而求道於冥冥而
不可得也則至於禮樂度數之間字書形聲之際無不指以為

道之極然反而察其所以施之於世者內則讒諛設以求進外則聚斂以求售廢端良取苟合杜忠言之門闢邪說之路而皆以詩書文飾其偽要之與王衍無異嗚呼世無孔孟使楊墨塞路而莫之闢吾則罪人兩矣

祖逖論

穎濱先生

敵國相圖必審於彼已將強敵弱則利於進取將弱敵強則利於自守違此二者而求成功難矣東晉渡江以江淮為境中原雖屢有变而南兵不出出亦無功皆夷狄自相屠滅而已石勒之死也庾亮為北伐之計石虎之老也庾翼為從鎮之役皆無成而死及苻堅之敗謝安父子乘戰勝之威有席卷之意終以兵將絀遺無尺寸之得其後宋文自謂富強以兵挑元魏沒武志於并吞失信於高氏陳宣乘高氏之衰攘取淮南皆繼之以敗亡何者東南地薄兵脆將非命世之雄其勢固如此也方石虎之斃中原大亂晉人皆謂北方不足復平而蔡謨獨以為憂

或問其故説曰夫能順天奉時濟六合於草昧若非上哲必當英豪庶幾諸人皆不辦此必將經營分裂疲人以逞志不副意徒使財殫力竭終將何所至哉吾見韓盧東郭俱斃而已矣至哉此言寔當時切事者之病也自江南建國惟桓温東討慕容西征符堅兵鋒所及敵人震動及宋武破廣固陷長安所至蕩定有平伐之風凡二人者誠非常將也然桓温終以敗衂不能成大功宋武志在禪代未能定秦狼狽而返而況其不及者乎惟晉元帝初定江南未遑北伐祖逖言於帝曰晉室之亂非上無道而下怨叛也由藩王爭權自相誅滅遂使戎狄乘釁毒流中原耳今遺黎既被殘酷人有奮擊之志誠能奮威命將使若逖等為之統主郡國豪傑必有應者沉溺之士喜於來蘇庶幾國恥可雪也帝以逖為豫州刺史使進屯淮陰逖兵力甚弱乃鑄造兵器招合離散稍誅鉏叛渙後進據譙然未嘗為深入計也石勒遣兵攻逖逖擊破其衆每於兵間勤身節用禮下賢俊

懷撫初附專以恩信接人不尚詐力故人爭為之用自黃河以南盡為晉土雖石勒之強不敢以兵窺其境逖母葬成皐勅吏以修其墓復遣人通好且求互市逖不報其使而許其互市而通南北之貨多獲其利方將經略河北而帝使戴若思擁節督豫其上逖怏怏不得志死蓋敵強將弱能知自守之為利者惟逖一人夫惟知自守之為進取而後可以言進取也哉

新刊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第十三

論著

聖道一

論神

蒲左丞

天下之功用無不有不能以類形者也然而於莫之能形無形矣彼功用之及乎物者孰非道哉道之不可見而其可見者著於物則爲德舉天下之德雖至於已崇已大已精已微已深已遠已簡已易已顯已成而猶有可以形之者也是故已崇矣卑有以形之已大矣小有以形之已精矣粗有以形之已微矣著有以形之已深矣淺有以形之已遠矣近有以形之已簡矣繁有以形之已易矣險有以形之已顯矣晦有以形之已成矣虧有以形之惟功用之可以形則猶未離乎形器也若夫陶鑄天下之功用而莫之能形粃糠天下之事業而出乎万物之上者其惟神之所爲乎是故神也者藏之而非無也顯之而非有也

嘗爲之而万物自彫刻也未嘗爲累而万物自整齊也獨陰
獨求乎天地之內外而未嘗有所行也獨生獨殺乎万物之終
始而未嘗有所作也於天則見乎万物之所以成於人則見乎
萬物之所以治然所不爲而莫知所以爲之其爲道之妙而莫
之能名也則曰神而已矣蓋道之於萬物也妙之以陰陽而妙
之以神者也獨陰不生獨陽不成由一物之細以至於天地之
大未有不由陰陽以生成雖然其生也其成也莫非出於道也
道未嘗有爲則孰爲之生而孰爲之成哉知有以然而不知其
所以然則豈非道之妙者耶由其體言之故曰一陰一陽之謂
道由其妙言之故曰陰陽不測之謂神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
中聖人擬天地而參諸身則神者聖人之所以參天地而易者
聖人之所以窮神者也夫天地之道一闢一闔一明一晦一寒
一暑一生一殺而至於宇宙之內垓埏之外雖幽崖之草木深
潛之昆蟲莫不隨之而況其皆著乎易以帝出乎震齊乎巽相

見乎离致役乎坤說言乎兌戰乎乾勞乎坎成言乎艮其於方
物亦然於則言乎時物則言乎方有其時矣則時不可以相易
有其方矣則方不可以相乱若夫雷之動風之橈火之燥澤之
說水之潤艮之終則變化推移於四時四方之中至於万物既
成而不知所以成之者若曰妙万物而為言者也天生之地
成之聖人治之無聖人之治則天地之道或幾乎息是故昔之
聖人教之以畋漁作之以耒耜居之以宮室濟之以舟楫利之
以杵臼威之以弧矢察之以書契此皆物窮則变变則通立成
器以為天下利而天下之民出入咸用而不知其自來此民之
所以樂推而不厭也若夫無思也無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
天下之故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仁者見之
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百姓日用而不知顯諸仁藏諸用鼓
万物而不與聖人同憂若此聖人之所以治万物而參諸天地
者也觀乎天地則見聖人則聖人果不足以參天地耶然則能

參天地者其惟聖人之神乎

論誠

同前

人之所以受於天者皆有善之端而其智至不能充而盡之者其患始於不學未思而無所得雖有善端不知其所謂善者而擇之則其在我者明已有所不足而安可以望於誠哉雖然人之所知者有得之於性有得之於學若夫所得之者則一而已而其得於心而中於理者不能無難易遲速之辨此誠者爲誠之者之所以異也是故有天道有人道無所為而能極之者天道也有所為而能極之者人道也天有生知之性則天道固以是能盡矣苟無其性而有其學業未足以至於天道耶則曰衆人積善可以至於賢賢人積善可以至於聖勉其有所為而學至於無所為何為而不可乎惟其學之而不博思之而不審辨之而不明行之而不篤終身由之而不足以信其己此其所以能至之者寡也夫誠也者總誠乎己而備乎物之謂也凡人

之情以小善為無益而弗為也不知誠之為道雖甚大而成於
小善之所積嘗曰善雖小皆吾性之所自有而又人情之所可
欲者則於吾何所不為蓋其自知者甚明自信者甚篤自修者
甚固則若性命肌膚之不可易也夫然後可以至於誠相在尔
室尚不愧於屋漏而信於人之所不可見者如此則昭昭然存
乎人之耳目者夫安得不信哉則不期乎人之信而人已信之
矣天之高地之厚凡生之類尚有之者莫不信之則天下謂之
至德豈有以異於此雖然吾之德既已成而物既已信之矣而
未有以加於物尚為已而不及於物則物之生也奚賴於聖人
哉夫聖天下之萬物可謂至眾而為聖人者豈[illegible][illegible]然以物物
為事哉如必待有為而後能成則吾之功用有不勝勞而事業
有不勝繁者矣故曰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為而成者此其方
物之所成終而所成始也或曰至誠之所以能參天地者何如曰
其神矣乎夫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此其充實而有光輝之謂

也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此其大而化之之謂也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與天地參此其聖而不可知之謂也蓋誠也者以德言也德也者以道言也故不至德至道不凝焉此至誠之所以能配天地而成乎道也哉

自明

終南先生

懷其道居其時聖人之志歟夫聖人者懼道不明志不堅乃退辛於山林寂寞之鄉以求其志志既獲則辛專乎心志俱達辛而益堅其道道不得不明心志道俱達則能堅正明白雖萬是非皆能斷於心矣故志彌堅則開闢以治志既治而道未明則就聖賢以治道志與道偕治則求於時施其用以濟生民焉若夫子治於洙泗求其志適乎宋如乎周治其道乃遊諸天下欲施其用辛將不能則有刪詩演易脩春秋存其教噫孔子未敢希聖人意始用古文於京師十一二有名者竟敘冪冊聞人不我知友子傳者或嗜則我易其辛以從進為是乎東之皆古人求志

篤道之意耶乃遯然南岳巫山焉哉治乎道求乎志非徒樂乎晦跡山林遠去人跡而與鳥獸同群木石為伴也慮識者以我為放逸傲物乃假聖人自明亦將明於有友人也歟

禮義信足以成德論　　東坡先生

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愈大則身愈逸而責愈重愈小則身愈勞而責愈輕綦大而至於天子綦小而至於農夫各有其分不可亂也責重者不可以不逸不逸則無以任天下之重責輕不可以不勞不勞則無以逸夫責重者二者譬如心之思慮於內而手足之動作步趨於外也是故不耕而食不蠶而衣君子不為愧者所職大也自堯舜已來未之有改後世學衰而道散諸子之智不足以見其大而切見其小者之一偏以為有國者皆當惡衣糲食與農夫並耕而治一人之身而自為百工蓋孔子之時則有是說矣夫樊遲親受業於聖人而猶惑於是說是以區區焉欲學稼於孔子孔子知其禍之將蔓延於天下也故極言其

大而深折其辭以爲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恭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安用稼而解者以爲禮義信足以成德夫樊遲之所爲汲汲於學稼者何也是非以穀食不足而民有苟且之心以慢其上爲憂乎是非以人君獨享其安與樂而使民勞苦獨賢爲憂乎是非以人君不身親之則空言不足勸課百姓爲憂乎是三憂者皆世俗之私憂過計也君子以禮治天下之分使尊者習爲尊卑者安爲卑則夫民之慢上者非所憂也君子以義處天下之宜使祿之一國者不自以爲多抱關擊柝者不自以爲寡則夫民之勞苦獨賢者又非所憂也君子以信一天下之感使作於中者必形於外循其名者必得其實則夫空言不足以勸課者又非所憂也此三者足以成德矣故曰三憂者皆世俗之私憂過計也

同前　　潁濱先生

周衰凡所以教民之具既廢而戰攻侵伐之役交横於天下民弃其本而争事於末當時之君子思救其弊而求之太迫導之無術故樊遲請學為稼又欲為圃而孔子從而譏之曰小人哉樊須也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釋之曰礼義與信足以成德又焉用稼哉嗟夫仁人之言其始常若迂闊而不可行然要其終其取利多而卒以無弊者終莫能易其説蓋孔子之於衛常欲正名而子路笑之矣冉子之於魯常欲徹而魯君非之矣何則衛之乱若非正名之所能安而而魯之饑若非徹之所能救然而欲天下無饑與乱則非此二者莫之能濟故夫欲取其利而取之於遠則取利多而民不知欲圖其事而圖之於深則事有漸而後無弊今夫樊遲欲為農圃以富民而孔子答之以禮義信也天下疑之而愚以為不然若觀於孟子而求其所以辨許行之説則夫農圃之利乃有可

以禮義取而可以信致之道何者許子欲君臣並耕饔飧而治此豈非許子之所願乎者哉而孟子荅之以堯舜無所用心於耕稼堯以不得舜為憂舜以不得禹為憂堯舜得禹而禮義流行忠信洋溢則天下之民將以不勸之耕而自為耕不啻足之圃而自為圃而何致於身服農圃之勞而憂農圃之憂哉且夫欲勸天下之農而致於親為之者亦足以見其無術矣古之聖人其御天下也禮行而民恭則役使如意義行而民服則勞苦而不怨信行而民用情則上下相知而教化易行三德既成則民可使蹈白刃而無怨況農圃之事哉故夫欲致其功而形之於遠則功可成欲力其事而為之於近則百弊起如君子小人而皆從事於農則夫天下之民又誰使治之哉

總德論上　丞相趙公

天下知執中以御道而不知夫反中以合道其見蓋亦小矣今夫懸權焉以悉怡怡焉而喜戚焉而為傷不焉而為廉此固賢

人君子之所常行而中智以下皆可勉強而幾及焉者也要行於繩約尺度之中夫豈不善一旦使之辨大事臨大變而欲責非常之功未有不裂廢潰敗而失其故守者也是何也道不足以自信於心氣不足以取信於人其中之所挾者小也所挾者小則亦無怪乎其能執而不反也孟子曰執中為近執中無權猶執一也夫中固近道矣行之而執往往扞格而不通聖人於是用其權焉故曰君子而時中夫時中者有所不中而歸于中之謂也用所不中而歸於中是故謂之權聖人所以大過人者要在亦權焉而已矣而學者不知出此以為聖人者不敢獨行高世循循焉為衆人之所為斯以為中庸焉爾誠如是也則聖人者何貴於用權苟不知所以用權則所謂大事大變者如之何而應之故夫執中徇道者賢人君子之所常行而反中合道者聖人之絕德而非世俗之所可希望也古之聖人其挾於中者大則見於用者廣平居無事抑高臨明而不敢盡其有餘則固

然中庸之無難也無何事發於非常變起於弗圖賢人君子之所裂膽喪魄而不敢迫視者聖人則逡巡談笑出身以扞之履危機犯逆鱗一切冒行而不顧功成事定薄天地而絕古今前為而無後為而不可繼然天下不以為駭異而聖人亦居之而不疑嗟夫此固非勉強力行泛泛然嘗試以徼倖其或成者也其執於中者素定矣是以為之而無不成如種之必生而炊之必熟衆人見其不可能而聖人以為是固當然者雖然聖人至此亦非苟違中庸而求高於世也事變至而權用焉中而能權所謂反而合道也故昔者舜禹匹夫而代堯舜湯武諸侯而黜夏商伊尹臣也而廢其君周公弟也而誅其兄孔子羇旅人也作春秋以黜陟當世之君大夫此五者皆履危機而犯逆鱗者也前乎此者未嘗有如此之事也天下之人耳不習聞目不習見意必有驚怪而却走者矣而聖人斷然行之了無難色及乎堯舜禪万邦乂桀紂夷天下安太甲廢商道興管蔡誅周室寧春

秋作亂臣賊子懼然後天下靡然而歸翕然而一詞曰此固聖
人之所謂絕德也反而後合殊而同歸其中必有大過人者矣
豈若小丈夫然蹈繩紏履尺度循循然為衆人之所為而已乎
夫惟辨大事臨大變而後可以觀聖人用中之權中而能權而
後可以為絕德此非有法可傳於後者也非常之功惟聖人能
之自非聖人則莫若蹈繩紏尺度以求寡過二者亦審於自知
而已非其人而欲求非常之功此猶童孺病羸而責之以烏獲
之千鈞力不能勝無不顛沛而隕越也古之神醫有所謂倉氏
扁氏者其術蓋得於天而會於心者也故其理病有湔腸胃剖
肌骨之變此豈有法可傳也哉今無其術而欲試其方其視操
刀殺人相去不能以寸矣扁者万世之絕技也聖人者万世之
絕德也不可為也為之則禍矣故受禪在舜禹為仁在後世為
篡其君征伐在湯武為義在後世為弒其君太甲之廢在伊尹
為忠後世用之則不自管蔡之誅在周公為公後世用之則不

弟春秋之作在夫子為大公至正後世用之則僭亂而不可訓且後世禪代伐国廢君賊兄凶夫僭聖作経而妄意褒貶者總總矣竟其歸未有不滅身覆宗而為天下笑者也彼其見聖人有如是之事也故藉口以濟其姦所謂矜冀圓而擬質僭珠者乎夫聖人固有所挾為而後敢為彼區區者何所挾哉然則聖人之所挾者何也則吾所謂至道也至道默用則内足以自信於外足以取信於人御物應變施無不可故雖履危機犯逆節而天下必謂之權謂之時中謂之絶德而不敢踰故夫絶德者至道之用也非至道而求為絶德者禍矣

絶德論下　同前

書曰朕聖讒說殄行殄行者何行之不可承継者也君子之制行為可承可継而已凡行不可承継者皆殄行也古之所聖也而聖人亦有所謂絶德者德而至於絶蓋亦不可承継矣苟為不可承継則聖人之徳無適殄乎曰否非此之謂也言停於常

訓行悖於常理而務為新奇迂怪以駭惑天下後世之人夫是之謂殄行王制所謂作奇技奇器以疑眾殺是也禮之所教書之所至其義一也若夫聖人豈亦斯人之徒歟乎居先事言有常訓行有常理中庸載易之教雖夫婦之愚可以與行而何殄之有天下不幸有非常之變而權用焉夫權豈聖人之得已哉朱均不肖謳訟不歸非常也桀紂流毒斲喪生靈非常也大甲不君湯緒幾傾非常也管蔡流言惎間王室非常也晚周失政天下無王非常也五變者皆非常也惟其變之非常而不可以道制也於是反中而用其權豈聖人故為斬絕使後世不可求繼如古之所謂殄行者乎使朱均不至下愚則舜禹不受禪桀紂不至凶毒則湯武不加兵大甲粗可告語則伊尹不廢管蔡未至叛道則周公不誅周道未至掃地則孔子不作春秋故曰權者非聖人之得已也夫不得已者聖人所以憫時而救乱也非以為法於後世也以非常之事應一非常之變變息事究

成厥功天下從而尊信之如神之幽如天之不可外如日月之
不可踰前焉而無後焉而不可繼斯以為絕德而已故無是變
者聖人不為是事也或曰後世有如是之變則權可行乎曰有
其變有其人尚變相值則何為不可繼然無舜禹湯武伊周
孔子之道而欲用其權則篡也弑也不臣也不弟也僭亂而不
可訓也故夫絕德者聖人所謂獨能而非以為法也然則聖人
不可法歟曰何故不可聖人之為法於天下後世者皆是矣不
必吾士也詩書禮樂以為教刑賞號令以為政君臣上
下以為分父子兄弟以為親宮室以為居飲食以為養
天下所日用萬世所通行無非舜禹湯武伊周孔子之道也
法聖人者法此焉可也絕德者一時不得已之權耳聖人不曰以
此垂法於天下後世天下後世亦何必此之法哉君扁其不可
能而天下之醫亦無出君扁之外何也砭劑藥石之功察脈觀
色之狀方書具焉醫者日用而通行皆君扁之教也至於湔腸

胃乱肌骨此二者舍君扁行之為理病非君扁行之為殺人夫人
固有獨能焉孝舍君扁者盖亦損斯二者欲絶德之不可継亦猶
是也故夫法聖人者自孝事之外皆可也一不量力則流為繫
殺僭乱之人可不畏哉柳下惠嫗不逮門之女而人不以為淫
魯男子曰柳下惠則可吾則不可孔子聞之曰善學柳下惠者未有若
此人者也孝乎人者如孝乎惠則善矣下惠且不可輕學而況
堯舜禹湯武伊周孔子之盛乎

謹權論

孫文懿公

權之難言也久矣孔子曰可与適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
權先儒注解者循守章句故後人有增繹是訓而為反經度常
之説作謹權論以救之聖人之所謂道者利民惠国而言之也
其教父子兄弟夫婦君臣長幼朋友賓客其政飲食衣服事為
其別度量數制其礼冠婚喪祭郷射相見民安而易循樂而易
行處之而不疑爲之而不擾苟反則析言破律乱名改作執充

禮以疑衆在典刑不赦所謂權者依道而言之也七教興八政傾人礼遺要人於是動以救弊然則酌變者時也適時者法也變而不時斯悖矣時而不法斯乱矣湯有南巢之戰武有牧野之放若伊尹放太甲周公攝成王皆時所俟使也法所資成也德稽于天而天授功信乎民而民与許之而不可違之而弗得然後力造爲弊者錯而更張傾者正而復行遺者墜而再流向若廉以引退則時濟於暴殄吾未見其能爲湯武讓以自守則法淪於荒幻吾未見其能爲伊周是四聖之權始于道而後世皷誤而竇和之其始也未嘗不伊不周其終則強天理戕国維直假聖人權變之義以自紿時從而塗炭法從而委地陵夷不返使猖胡肆辟十六國錯峙於九土者殆斯言有以啓其釁端故曰依道而變權也悖道而變偽也非聖賢則大乱之術前所謂可与立未可与權難之之辞也可不謹歟

仁智　　臨川先生

仁者聖之次也智者仁之次也未有仁而不智者也未有智而不仁者也然則何智仁之別哉以其所以得仁者異也仁吾所有也臨行而不思臨言而不擇發之於事而無不當於仁也此仁者之事也仁吾所未有也吾能知其為仁也臨行而思臨言而擇發之於事而無不當仁也此智者之事也其所以得仁則異矣及其為仁則一也孔子曰仁者靜智者動何也曰譬之有二賈也一則既富矣一則知富之術而未富也既富者雖焚舟折楫無事於賈可也知富之術而未富者則不得無事也此仁智之所以異其動靜也吾之仁足以上格乎天下浹乎草木旁溢乎四夷而吾之用不匱也然則吾何求哉此仁者之所以能靜也吾之知欲以上格乎天下浹乎草木旁溢乎四夷而吾之用有時而匱也然則吾可以無求乎此智者之所以必動也故曰仁者樂山智者樂水山者靜而利物者也水者動而利物者也其動靜則異其利物則同矣曰仁者壽智者樂然則仁者不

樂智者其不壽乎曰智者非不壽不若仁者之壽也仁者非不樂
樂不足以盡仁者之盛也能盡仁之道則聖人矣然不曰仁而
目之以聖者言其化也蓋能盡仁道則能化矣如不能化吾未
見其能盡仁道也顏回次孔子者也而孔子稱之曰三月不違
仁而已然則能盡仁道者非若孔子者誰乎

正仁

無為子

仁之為道也大矣其為言也難矣仲由冉求公西赤孔門之高
弟者也仲尼曰不知其仁所許者可使理其賦而已矣可使與
賓客言焉而已矣可使為之宰而已矣今尹子文三仕為令尹無
喜色三已之無慍色崔子弒齊君陳文子有馬十乘棄而違之
其為德也大矣仲尼亦不曰仁止曰忠也而已矣曰清也而已
矣則仁之為道也不亦大矣乎子罕言利與命與仁又曰仁者
其言也訒則仁之為言也不亦難矣乎春秋魯宣公四年鄭大
夫子公與子家謀弒靈公子家曰畜猶憚殺之而況君乎反

諸子家子家懼而從之夏弑靈公孔子書於春秋曰鄭公子歸生弑其君夷（子家是歸生字）則弑君之罪昭昭矣而左氏謂子家仁而不武無能達也嗚呼所謂仁者果何耶夫仲由冉求公西赤令尹子文陳文子其為賢也至矣仲尼尚不安之於仁左氏嗣筆削之法而以弑君之賊為仁其於聖人也不亦異乎謂初稱畜老仁也且君之於臣父也烏有欲害其父而子不能制乃曰畜老猶憚殺之求之於子得為孝乎求之於臣得為忠乎苟方一有近於仁也亦宜刋而斥之足以見良史垂世立教之法也況子家於仁遠矣安可借寇兵而資盜糧乎孔子曰必也正名左氏謂之權不足則可也謂之仁而不武則失正名之義也

論仁

左丞蒲公

為仁非難而能盡其力為難盡力非難而能盡其性為難夫惟不能盡其力而盡其性也是以為難知而難能也不知其智之有所不足才之有所不盡則其敝在於守古人一偏之說卒不

能遂其意而有以及是也且記有之仁之爲器重其爲道也遠舉者莫能勝行者莫能至也則曰甚矣仁之難能也孔子曰仁者愛人又曰克己復禮爲仁則仁不止於愛人揚子曰自愛仁之至而孔子曰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則仁不止於自愛孔子曰汎愛衆而親仁孟子曰兼愛是無父也則仁不止於汎愛孟子曰親親仁也而孔子曰博施於民而能濟衆則仁不止於親親以爲仁之難乎則我欲仁斯仁至矣仁果難哉以爲仁之易乎則爲之難言之得無訒乎仁果易哉由此言之則曰甚矣仁之難知也夫爲仁固多術矣胡不循諸理而求之求之有道不離其質而美之不強其難而使之者皆聖人之所謂仁也夫出門而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不過乎恭而已也已所不欲勿施於人不過乎恕而已也事其大夫之賢友其士之仁不過乎友賢而已夫恭也恕也友賢也豈人之難行而有所強於性也哉然而皆得以謂之仁者以爲出於吾性之所固有而

所謂善者也其善雖止於一端能推而行之皆可以為成己之道此其所以謂之仁也剛毅木訥是人之所易也而孔子以為近仁克伐怨欲不行是人之所難而孔子以謂仁則吾不知推此以求孔子謂仁之意皆若是而已矣故曰不離其質而美之不强其難而使之者皆聖人之所謂仁也雖然仁有小大凡此者蓋君子之所以治人者也可以名仁而非仁之誠名也若是近以檢諸身遠以措諸物行之以孝子達之於君臣裁之以義而成就之立之以禮而節之至於出處語默進退去就夭壽生死無所處而不為仁而於天下之萬物蓋已無足以累吾之心矣凡此者蓋君子之所以立道者也雖然猶未大也以吾之仁推而達之天下斯可矣以所愛及所不愛以所不忍達之於所忍不獨仁其身所有以仁天下之民而無所擇也是故居則安土敦乎仁而動則博施於民而能濟衆仁也至此而其用極矣雖聖人亦何以加於此乎嗚呼仁之為道一而所以為之者固

多術矣苟知仁之有小大以教於人則舉天下之中人皆能有以及之如其含聖人之意而務為高遠難知之論私植其說以取勝於世而其卒莫之能行故老莊墨翟所以得罪於聖人之徒也以此哉

克己復禮為仁說　　橫浦先生

非大聖則不能名仁非大賢則不能當聖人之論仁惟聖人行仁之久故知仁之深躬而踐之無疑焉者未至於大賢則其問也不切而聖人之告之也亦姑因其材而成就之耳至於仁之正體則不以告也非不告也以其未足以當之也明乎此則孔子之告顏子曰克己復禮為仁其有在矣孔氏之門惟仁為極致三千之衆惟顏子為獨高故顏子之問仁異乎諸子之問仁孔子之對顏子異乎平居之對三子者不可不盡心也且子貢問仁不過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耳樊遲問仁不過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爾子張問仁不過曰恭寬信

敏惠耳嘗未若對顏子之異也世之論仁者見樊遲問仁孔子對之曰愛人乃擇之不精乃語之不詳如莊周者有見於此則昌言於天下曰愛人利物之謂仁如韓愈者有見於此則昌言於天下曰博愛之謂仁而不知愛特仁之一端而已愛豈足以盡仁乎後之士見莊周之說韓愈之說以謂誠合乎孔子之意也乃見詩乃見書乃見易乃見禮樂之談仁者而通以一言該之曰愛爲乎仁誠謂愛乎己欲立愛乎己欲達愛乎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愛乎恭寬信敏惠愛乎此特攻之不審極之不深且以一愛自欺而已惡足以知仁乎至於孔門諸子之論仁如子夏之論則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爲乎誠如子夏之說果愛也耶又如孟子之論仁則曰貴德尊士賢者在位能者在職爲乎誠如孟子之說果愛也耶知愛不足以盡仁則我之偏見消而正理明矣正理明則孔子告顏子以克己復禮爲仁可得而論也夫天下無一物之非理亦無一物之非仁有己則理

暗無已則理明已者何也人欲也理者何也天理也滅天理窮人欲何由而得仁滅人欲盡天理於是乃為仁克己也者滅人欲者也己何自而克人欲何自而滅乎本乎孝而已矣其孝安在曰礼而已矣非礼勿視視皆理也非礼勿聽二皆理也非礼勿言非礼勿動言動皆理也夫視以礼聽以礼言動以礼視聽言動一循乎天理之中則人欲滅矣也私克矣天理明矣天下皆歸於仁矣克己復礼此仁之正躰也以此通乎子貢之說己欲立己欲達果仁矣以此通乎樊遲之說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果仁矣以此通乎子張之說非恭寬信敏惠果仁矣以至通乎子夏之說博學篤志切問近思非仁而何通孟子之說貴德尊士賢者能者在位在職非仁而何又泛而入乎樊遲愛人之對此周愛人之說韓愈博愛之說乃深知其為仁之一端耳是克己復礼之說是仁之正躰也非孔子孰能言之非顏子孰能當之哉此乃孔氏忠傳之要天孝之宗孝者不可忽也曰孔門弟子

三千人之一旦魯哀公季康子問弟子孰爲好學夫子於三千人漠然無稱焉獨曰有顏回者好學焉乎二三子不遠千里來豈函丈摳衣而請負牆而立果為何事乎乃不得以好學稱其亦可悲也已攷其所學如後世博物洽聞無有也又如後世絺句繪章無有也特曰不遷怒不貳過而已愚深思而熟究乃知夫不遷怒者克己也不貳過者克己也私欲已克人欲已滅天理著焉夫子乃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乃知其所以不違仁者果自克己復礼而得之也觀惟顏子之見仁置之則植乎天地溥之則橫乎四海施諸後世而無朝夕推而放諸東海而準推而放諸南海而準推而放諸西海而準推而放諸北海而準天下無一物之非理亦無一物之非仁理當如是也烏乎仁無古今也亦無東西南北也顧克己者得之耳使學者無志於聖人則已如有志於聖人惡得不信孔子之言使學者無志於仁則已如有志於仁亦惡得不行克己復礼之說乃知夫未克己以

前其視聽言動皆私欲也既克己以後其視聽言動皆天理也則於顔子之心庶幾乎得之孔氏之閫域亦可次趨而進也其勉之哉

新刊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第十四

論著

聖道二

仁說

東坡先生

孟子曰仁者如射發而不中反求諸身吾嘗學射矣始也常患於中目存乎鵠手往從之十發而九失其一中者幸矣有善射者教吾反求諸身手持權衡足蹈規矩四肢百骸皆有法焉一法不修一疾隨之病盡而法完則心不期中目不存鵠十發十中矣四肢百骸一不如法差於此者在毫釐之內而失於彼者在尋丈之外矣故曰孟子之所謂仁者如射則孔子之所謂克己復礼也君子之於仁盡力而求之有不獲焉退而求之身莫若自克自克而反於礼一日足矣何也凡害於仁者盡也害於仁者盡而仁不可勝用故曰非礼勿視非礼勿聽非礼勿言非礼勿動一不如礼在我者甚微而民有不得其死者矣非礼之

宣其於毅不幸不仁之禍無大於此故也

剛近仁說　　同前

孔子曰剛毅木訥近仁又曰巧言令色鮮矣仁所好夫剛者非好其剛也好其仁也所惡夫佞者非惡其佞也惡其不仁也吾平生多難嘗以身試之凡免我於厄者皆平生可畏人也擠我於險者皆異時可喜人也吾是以知剛者之必仁佞者之必不仁也建中靖國之初吾歸自海南見故人問存没論平生所見剛者或不幸死矣若孫介夫諤立節者眞可謂剛者也始余弟子由為條例司屬官以議事不合引去王介甫謂君曰吾條例司當得開敏如子者君笑曰公言過矣當求勝我者若我輩人亦不肯為條例司矣公不答徑起入戶君亦趨出君為鎮江軍書記吾通守錢塘往來常潤間見君京口方新法之初監司皆新進少年馭吏如束濕不復以禮遇士大夫而獨敬憚君曰是孔丞相不肯為條例司者謝麟經制溪洞事宜州守王奇與蠻

戰死君爲桂州節度判官被旨鞫吏士有罪者鞫囚收大小使臣十二人君并案且欲盡斬之君持不可鞫以語侵君君曰獄當論情吏當守法逗撓不進諸將罪也既伏其罪餘人可盡戮乎君必以非法斬人則經制自爲之我何爲焉鞫奏君抗拒君亦奏鞫侵獄事刑部定如君言十二人皆不死或以遷官吾以是益知剛者之必仁也不仁而能一言活十二人於必死乎方孔子時可謂多君子而曰未見剛者以明其難得如此而世乃曰太剛則折士患不剛耳長養成就猶恐不足當憂其太剛而懼之以折耶折不折天也非剛之罪爲此論者鄙夫患失者也君平生可喜者甚多獨書此二事遺其子覲勵明剛者之必仁以信孔子之說

論仁　梅文安公

仁之說不可不知久矣人有常言仁人道也謂之人道則宜乖天地所事矣然易有大哉乾元是乾以元爲大也至哉坤元是

坤以元爲至也或生或殺天地一德耳而易獨以生爲天地之大德或嚴凝或溫厚天地一氣耳而易獨以溫厚爲盛德氣矣天地於仁若此而況人之所以爲人者乎孟子曰孩提之童莫不知愛其親又曰今人乍見孺子將入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即是推之此童也非必有别於親彼孺子也非必有係於我而愛焉不忍自然發於方寸則人之於仁殆已與生俱生而无所不可解矣然自孔門觀之受業者三千其衆如子路冉求如公西赤皆其高弟也宜備進於仁久矣而聖人每曰不知其仁其所僅許以仁者顏淵氏而止何仁之難能歟嘗背之論道者皆曰吾言甚易知甚易行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夫仁亦猶是也即性以論仁則夫人而有之固甚易知甚易行矣及其生而靜者感物而動生而厚者因物而遷良心所存或陷溺而不得盡然後有所謂學莫能勝行莫能致者焉故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然則務學之始可不愼哉雖然仁固聖人所罕言若不可以

躶而語也及稽顔淵氏所以為仁之目亦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而已有志於仁者能即視聽言動之際一切以禮自防則己无不克之失終身如夫子之戒而其為仁也孰禦

仁說

渭上丈人

解仁字引身體之不仁與草木之實謂之仁其說出於伊川而頴昌韓公又質之佛經而深以為然也夫仁之實愛而已矣韓子曰博愛之謂仁盡之矣若以為未足盡仁之旨則孔子固曰博施於民濟衆事於仁必也聖乎博愛亦豈淺近之事哉夫愛者仁之實也仁者其成體也譬之水源者水之實也水其成體也謂仁為愛則不可然仁不出乎愛也謂水為源則不可然水不出乎源也仁之道主於愛愛之端原於心擴而充之行於人决乎万物塞乎天地通乎神明澤乎万世語其盛德仁之體也要其成功仁之功也推其所以為此者則愛而已矣能盡愛之道

去耳故曰仁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人之道主於愛而已矣所以為仁者其与人固未嘗相離也然不可以仁名也若夫身躰之仁与草木之實之仁則性是也所以為仁者而非仁也舜由仁義行非行仁義蓋躰其所以為仁義者而仁義不足以名之也孔子之語仁義孝者可得而聞也性与天道不可得而聞也性豈遠哉所以為仁義者是也然仁義可聞而性乃不可聞是果同耶莊子猶曰庸詎知天之非人乎知人之非天乎是天人之際豈有間哉而人道可得聞天道乃不可聞是果同耶至於問仁而孔子荅之不同何也蓋仁之道至大聖人舉其一方一曲以名之故曰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

仁說　　南軒先生

人之性仁義礼智四德具焉其愛之理則仁也宜之理則義也讓之理則礼也知之理則智也是四者雖未形見而其理固根於此則躰實具於此矣性之中只有是四者万善皆管乎是焉

而所謂愛之理者是乃天地生物之心而其所由生者也故仁為四德之長而又可以兼能焉惟性之中有是四者故其發見於情則為惻隱羞惡是非辭讓之端而所謂惻隱者亦未嘗不貫通乎此性情之所以為體用而心之道則主乎性情者也人惟己私蔽之以失其性之理而為不仁甚至於為忮為忍豈人之情也哉是陷溺者深矣是以為仁莫要乎克己己私既克則廓然大公而其愛之理素具於性者無所蔽矣愛之理無所蔽則與天地萬物血脈貫通而其用亦無不周矣故指愛以名仁則迷其體（程子所謂愛是情仁是性謂此）而愛之理則仁也指公以為仁則失其真（程子所謂仁道難名惟公近之不可便指公為仁謂此）而公者人之所以能仁也夫靜而仁義禮智之體具動而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端達其名義位置固不容相奪倫然而惟仁者為能推之而得其宜是義之所存者也惟仁為能恭讓而有節是禮之所存者也惟仁者為能知覺而不昧是智之所存者也此可見其兼能而貫通者

矣是以孟子於仁統言之曰仁人心也亦猶在易乾坤四德而統言乾元坤元也然則孝者其可不以求仁為要而為仁其可不以克己為首乎

釋義

無為子元素一

親之為稱非定名也曰父子曰兄弟咸一其稱焉曰親也可矣則石碏去子以靖衛殺尚戮弟以寧晉皆有以異也左氏載君子之評曰石碏純臣也惡州吁而厚與焉大義滅親其是之謂乎紀仲尼之譏曰叔向古之遺直也三數叔魚之惡不為末減猶義也夫可謂直矣言於義未安也以石碏之去子也則義其事而且大之以叔向之戮弟也則曰或義未安其為言也不亦異乎釋曰大義滅親之言不可以訓且備諫其君曰聞愛子教之以義方及子厚與州吁游禁之不可則義方之說能京自時厥後桓公殺已久矣州吁惡已貫矣其用已窮矣民力已困矣始以權謀而殺之無乃後乎儻在民謂之曰權則吾見得而

非也謂之曰直則吾不得而非也苟方一有得於義也則碏也為之大孰能為之小乎親也者果特子之謂邪庸知其非父之謂邪經有名親其親又有孝始於事親則亦父之謂也已矣哉有以權而滅其父左氏亦可大其義乎是大義滅親其不可以訓明矣嗚呼聖人修春秋其教之所存文之所害則刊而正之以視勸誡大義滅親得非文之所害乎

論義　　左丞蒲公

理生混群兼愛之謂仁列敵度宜之謂義仁義同出乎德而仁者德之愛義者仁之制兩者必相為用而後能成德夫聖人覩天下万物其心不啻若父之於子皆欲有以覆露乎育之混然如天地之德而無所不養也然聖人之意以為苟推吾所愛以同乎天下之物則是愛親之心與愛民之心一也愛民之道與愛物之道均也則万物之倫不幾乎亂矣於是乎主德以愛而理之以義使不至乎無差等也故制為父子兄弟夫婦長幼之

序爻為君臣師賓朋友隆殺之節所以裁制品類辨異上下使天下萬物皆於各得其宜而後已此聖人所以立人道也夫天地之大雖其變化不可測而其心本以生物為主有陽之生育而無陰之肅殺以濟之則生物之功有時而息是故小則有晝夜晦朔之變而大則有生殺寒暑之序此萬物之所以能生成而天地之所以能長久也觀天地之道如此而況於富貴之勢以順天地理萬物而制天下之變者乎事物以繁至於己者不一則兼列前而衡之以心心至於己明而衡之以齊所以辨是非可否此則義之常也不足然後濟之以權權之為用初若不合乎人之情而亦有以治天下理萬物者此又義之變也推此以治天下之事可舉用哉易曰理財正辭禁民為非曰義此聖人本義之序而言之也蓋理財所以富之富之既富矣則正辭以教之教矣然後禁民之為非者故曰聖人本義之序而言之也其言亂之徒則曰利者義之和蓋義之為道裁多寡務之數[illegible]

上下之分有所分辨而和不行於其間是致害之以美利利方物而無所不利也而萬物不亦和矣則利之為德之美義不足以蓋之也聖人配天地而行者也則曰利物足以和義蓋理財正辭禁民為非而教者之用為已至矣蓋猶以為治人道而已至於利物而能和則天德也極天下萬物而使之无間則莫知其為義之用也此又義之大也如此則知義之本末也

論義

楊文安公

嘗聞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又曰失仁而後義是仁也宜大於義矣然仁者人也苟无義焉為之列敵則知欲達人欲立人而已其敝也將至於失我仁者愛也苟无義焉為之度量則愛親如愛民愛民如愛物其敝也將昧於等差故仁之有義猶陽之有陰猶柔之有剛相須而行闕一不可別而言之仁之於父子則義主於君臣也尊親仁之實則義主於從兄也合而言之則凡制為尊卑長幼之序師賓朋友之交所以隆殺損益先後重輕

必使天下万物拱然各得其宜者盖無往而不為義也豈惟仁哉有配道而言是矣君道義之門配義与道者也有配德而言者是矣君尊德樂義陳之以德義是也有配礼而言者矣君礼義有所錯進以礼退以義是也有配理而言者矣君義理者礼之文理義之悦我心是也由此推之有待而然義設於適夫豈可以一端而究哉於是深研至理默照以心隨用隨通而會於无所不當焉茲所貴乎善学者也是故對利而言則知君子所喻常異於小人對恩而言則知門外之治必務於門內對命而言則知義在所去者或委之有命對生而言則知義在所取者或至於舍生以至無適也無莫也去就何容心哉惟義之与比而已言不必信行不必果也言行何容心哉惟義所在而已是義不為斯曰无勇聞義不徙斯則以為憂孜則言人請義為正路為土地者甚亦何往而弗由之乎自周之教万民也猶以義處乎私之先胃將用其民也猶以柔不知義為德況於士乎況於三公

乎易曰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義固出於道德也以告子之智且嘗疑而外之則凡務學者可不講明其本乎雖然義固內矣君子固嘗以義爲質矣而易又有言義以方外何也蓋方其有欲以直內斯用義以方外及以義爲質焉則必用礼以行之亦各有所當而已此又講明之際不可以不知者

礼論

臨川先生

嗚呼荀卿之不知礼也其言曰聖人化性而起僞吾是以知其不知礼也知礼者貴乎知礼之意而荀卿盛稱其法度節奏之美至於言化則以爲僞也亦烏知禮之意哉故礼始於天而成於人知天而不知人則野知人而不知天則僞聖人惡其野而疾其僞以是礼興焉今荀卿以謂聖人之化性爲起僞則是不知天之過也然彼亦有見而云爾凡爲礼者必詘其放傲之心逆其嗜欲之性莫不欲逸而爲尊者勞莫不欲得而爲長者讓擎跽曲拳以見其恭夫民之於此豈皆有樂之之心哉患上之

思已而隨之以刑也故荀卿以爲特挾之法度之威而爲之於外爾此亦不思之過也夫斷木而爲之器服馬而爲之駕此非生而能者也故必削之以斧斤直之以繩墨圓之以規而方之以矩束聯膠漆之而後器適於用焉前之以銜勒之制後之以鞭策之威馳驟舒疾无得自放而一聽於人而後馬適於駕焉由是觀之豈不劫之於外而服之以力者也然聖人捨木而不爲器捨馬而不爲駕者固亦因其天資之材也今人生而有嚴父愛母之心聖人因其性之欲而爲之制焉故其制雖有以強人而乃以順其性之欲也聖人苟不爲之禮則天下蓋將有慢其父而疾其母者矣此亦可謂失其性也得性者以爲僞則失其性者乃可以爲眞乎此荀卿之所以爲不思也夫狙猿之形非不若人也欲繩之以尊卑而節之以揖讓則彼有超於深山大麓而走耳雖畏之以威而馴之以化其可服邪以謂天性无是而可以化之使僞邪則狙猿亦可使爲禮矣故曰禮始於

天而成於人天則無是而人欲為之者舉天下之物吾蓋未之見也

非禮之禮

臨川先生

古之人以是為礼而吾今必由之是未必合於古之礼也古之人以是為義而吾今必由之是未必合於古之義也夫天下之事其為變豈一乎哉固有迹同而實異者矣今之人諰諰然求合於其迹而不知權時之變是則所同者古人之迹而所異者其實也事同於古人之迹而異於其實則其為天下之害莫大矣此聖人所以貴乎權時之變者也孟子曰非礼之礼非義之義大人不為蓋所謂迹同而實異者也夫君之可愛而臣之不可以犯上蓋夫莫大之義而万世不可以易者也桀紂為不善而湯武放殺之而天下不以為不義也蓋知向所謂義者義之常而湯武之事有所變而吾欲守其故其為蔽一而其為天下之患同矣使湯武暗於君臣之常義而不達於時事之權變則

豈所謂湯武哉聖人之制礼也非不欲儉以為儉者非天下之欲也故制於奢儉之中焉蓋礼之奢者為衆人之欲而聖人之意未嘗不欲儉也孔子曰麻冕礼也今也純儉吾從衆然天下不以為非礼也蓋知向之所謂禮者禮之常而孔子之事為礼之權也且奢者為衆人之所欲而制今衆人能儉則聖人之所欲而孔之所宜矣然則可以允從乎使孔子敢於制礼之文而不達於制礼之意則豈所謂孔子哉故曰非礼之礼非義之義大人不為釋者曰非礼之礼若娶妻而朝暮拜之者是也非義之義若藉交以执仇是也夫娶妻而朝暮拜之藉交以報仇此人之所不為者豈待大人而後能不為乎嗚呼孟子之意矣

論礼　　梅文安公

嘗聞聖莫先於修性修性莫要於守中惟性雖出於天也必有待乎修惟七雖出於性也常易失而難守此人之於礼所以不可斷須去身而其實其文其本其末則有不可不辯者何以言

之原性之初本生而靜喜怒哀樂一切未發而存於心則渾然大中何所偏倚及夫感物而動即性生欲合於欲斯有愛矣於欲斯有惡喜怒哀樂自是而馴致焉謂之七情情竇日開隨所感觸則有癖於一偏而不得其中者矣夫中者天下之大本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人之於中与生俱生顧若不可以暫去而云爲之際乃常參差舛繆不失之過則失之不及者惟其質不欲中而莫知中之所寓終亦昧然去之而不自覺耳於是事爲制曲爲防使人有所取正而惟中之循焉則礼之所由設也周官曰以五礼防万民之僞而教之中記曰師尒過商也不及子產能食之不能教將何以爲此中者也孔子曰礼乎礼夫礼所以制中也然則有一言而可以盡礼之實者其惟中乎今夫自迩觀之等君臣親父子睦兄弟正夫婦合朋友其詳見於形名度數可謂不一而足矣然考其所以等之親之睦之正之合之之義則不過損益節文以趨於中而已君以礼之在

天下如規矩如繩墨如權衡一定而不可欺而天下之人治身修性亦莫不要之以禮爲準賢者智者必俯而就雖有欲而不敢盡也愚不肖者必企而及雖不至而不敢不勉也由是而仁以之愛則愛不至乎墨義以之斷則斷不弊乎忍智以之周則周不遁乎詐信以之固則固不入乎拘居次彷徨无適而不得其當自然允蹈於皇極中庸之域矣夫皇極中庸之道箕子子思所宜反復丁寧以爲天下万世法者也而礼之實用乃根於此則務修性者其可以不勉哉雖然聖人之教其子先以学詩次以学礼而荀卿之論学亦曰始乎誦經終乎讀礼是礼也果且有待而後學乎盖此所謂学者学礼之文加其實則著於心久矣夫中非主不止外非正不行惟礼之實素著於心然後取正於文爲以副其誠可也苟惟中无所主誠不加焉方且區區從事於外降上下周旋揖遜之動則其能不始於偽爲終於厭怠者鮮矣是故善学礼者必以實爲先而輔之以文故曰忠信

之人可以求礼若夫老氏以礼爲忠信之薄荀卿以礼爲生於聖人之僞者亦豈立言之旨異哉晚周以還文滅質博溺心凡所謂於礼者虛文而已矣末流而已矣尊之僞之其有意於反本乎文學者不可不知也

四端論

橫浦先生

昔孟子抑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道歷聘齊梁之間於梁惠則去不復介意至於齊宣則眷眷不忍舍去其故何也蓋孟子有節於内合其節者可與論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道也不合其節雖爵以公卿禄以王田不復回首將浩然長往矣所謂節者何也其曰仁乎人而不仁則我飽而忘天下之饑我暖而忘天下之寒我逸而忘天下之勞惟知有我而已天下四海雖血肉傷殘濺墜流離不恤也是謂血脉斷絶猶人之股躰不知痛癢醫家謂之不仁蓋以其血脉不通也知有我而不知天下四海非血脉不通而何梁惠以土地之故糜爛其民而戰之大敗

將復之恐不能勝又驅其所愛子弟以殉之夫惠王知愛土地而已雖付斯民於死地不恤也未快其意又付所愛子弟於死地亦不恤也血脉斷絶如此故孟子曰不仁哉梁惠王也仁者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不仁者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惠王如此是与孟子之節不合矣快然而去何足怪乎齊宣王好勇好貨好色好今之樂廣鄙如此孟子何爲而眷眷哉蓋嘗聞其以羊易牛也齊宣王坐於堂上有牽牛而過堂下者王見之曰牛何之對曰將以釁鍾王曰舍之吾不忍其觳觫若無罪而就死地夫見牛赴死而其心惻然有不忍之意是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心也是孟子所存之節也好勇好貨好色好今之樂僅推不忍之心於其間政不爲一己而与民同之也故孟子指此而言曰是心足以王矣孟子即齊宣王不忍之心游泳其間眷眷不去蓋謂此也嗚呼人者天地之心也其誰無不忍之心哉但不忍之心起而輒斷此所以爲愚人也若聖人者其心常在[illegible]

絲不絕施之於身則耳目聰明血氣和平於之於家則父子篤夫婦睦兄弟和施之於朝廷則君君臣臣賡歌迭和施之於政教禮樂之間使四海九州之民咸被其澤猶未已也垂法天下使後之人舉其心以行其法傳其仁心使億万斯年而不已何所行之遠乎子産惠人也然惠而不知為政至於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非所謂惠而不知為政也夫有不忍人之心而不能行不忍人之政是其思慮之狹小識見之卑陋也孟子曰今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不可法於後世者不行先王之道也子産不知先王之道故有仁心仁聞而所濟不遠矣且以一事觀之子産憫溱洧之人深冬涉水乃以其乘輿濟之是其心之不忍与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心同也然而焉得人人而濟之乎故孟子推其失曰為政者每人而悦之日亦不足矣若孟子之心先王之道則思慮廣大識見深遠不為目前之一給而為万世之利故人之涉水也則每歳十一月徒

杠成徒杠者人徒所行之橋也十二月輿梁成輿梁者車馬所渉之橋也橋有兩道人車不相妨而往來者受其利免冬寒之苦而有億万斯年之福所謂政者類如此即此一事以觀之則先王有不忍人之政皆可以心喻而默識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使事事皆如徒杠輿梁之利豈不治天下可運之掌上乎然而人皆有是心也何獨先王乎何以見人皆有是心哉有人於此其心本無一事也倏然見有孺子者將入於井則其心將如何哉必於無事心中肅然而起怵惕惻隱之狀期乎疾去救之而後已當是時也其幾迅速間不容息思慮不及知識不致何暇較計內交於孺子之父母乎亦何暇較計要譽於鄉黨朋友乎又何暇較計惡其聲而然乎是其天理決然遇事而發欲罷不能也若夫釋老之斈豈知此即彼已視世間如夢幻一彭殤為齊物孺子死生何所介其心哉是未知天理之運用也予嘗聞吳始先生之論此矣曰孟子云乍見孺子乍見字

極有意義乎矣而彌之今日試為諸君明之世有從事於屠宰之間者朝殺數十暮殺數萬至有置嬰兒於鋒刃以為戲玩之具彼豈無不忍之心哉以其慣習於殺人亦使其端居靜慮忽見孺子入井將有不忍之心瞿然而著其心矣乍字之意豈在是乎孟子憫天下之故揭以告之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遜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惻隱之心字前論之諸君已默識矣所謂羞惡者大凡羞而不肯為惡而不肯作此心即義也所謂辭遜者大凡辭而不肯受遜而不肯爭者此心即禮也所謂是非者大凡是而喜之非而惡之此即智也諸公試以心躬之坦然明白誰可眩惑雖然有是四端而不知斈問不能辨識者則其心無所節行惻隱於所不當行故有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行羞惡於所不當行故有不惡小人而惡君子者行辭遜於所不當行故有遜位於子之而召亂者行是非於所不當行故有非君子而是小人者此其所以

不可不斈也此四者之心因事而起隨即变滅者是其端耳有
四端如人之有手足也可以運用可以行止若釋氏則無手足
徒有腹心爾安知運用行止之理哉故明道先生斥之曰言爲
無所不周實則礙於倫理自謂窮神知化而不足以開物成務
謂其無手足也孟子曰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躰也其真
知言者歟蓋有是四端則有父子之愛有君臣之義有夫婦之
別有兄弟之敍無是四端則如死灰如槁木無君臣無父子無
兄弟夫婦枯死瘠絶何足以知宗廟之美百官之富乎然人之
自棄者多矣其棄人者亦多矣故有是四端不能躰認而擧行
之者自賊者也謂人君不能當此而不肯告之者賊其君者也
故孟子断之曰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若火之始
然泉之始達夫知之一字在我而不在人知者體認之意令則
隱之狀愀然是吾仁也吾旣知其狀矣則推而達之於人事之
間使血脉流通則擴而充之即所謂推也夫知之非艱而推之

爲難知也猶火之始然泉之始達也知之而不推是必有人欲以礙之也人欲礙之是滅始然之火而窒始達之泉也豈有昭明灌溉之功哉知而推之惻隱羞惡辭遜是非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其心何哉惟有四端而已所以本根深固枝葉婆娑游泳乎君臣父子夫婦兄弟之間如聽絲竹笙簧如觀文章黼黻何其甚樂也故曰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以言血脈流通也苟不充之雖父母且不知矣況君臣兄弟夫婦乎血脈斷絕不仁之人也學者儻觀孟子少儀之說以審其內觀孟子四端之說以行其外則聖人之心亦思過半矣

新刊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第十五

新刊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第十六

論著

聖道三

辯學　　終南先生

金玉寶於時以其不能為朝廷重形旌旗之飾宗廟薦享圭幣之用次為刑兵以禦暴寇次為鍾磬以備郊祀彼珠犀翠羽水精之屬非帝王人目動用可資取者今人得之無不秘畜以為愛異貨用止於婦人纓綏譎怪邪媚所服焉學者不窮堯舜文武周孔之法言但捃摭百家諸子巧譎縱橫之言以資辯捷而爭勝其說則何異乎朝廷章服之飾郊廟鍾磬之用而專取譎怪邪媚纓綏之流服乎大抵聖人之旨盡在乎經學者不當捨經而求百家之說道德學莫過乎周孔學者不當叛周孔以從楊墨自古聖人立教化之大者則曰孔子傳其道則曰顏淵者心乎仲尼矣後世又明孔子之教者孟軻揚雄生民以來未有如

孔子者爲廣嗣之道則揚雄亦去由堯舜文王爲正道揚墨塞
路孟軻辭而闢諸廓如也嗣雄之旨則曰王通通道曰大哉君君
臣臣父父子子夫婦婦夫子之力也夫子其與太極合德祖
道並行乎天地通之者則曰韓愈愈尊夫子道以爲治禹弗及
於是斥釋氏續頹綱俾忠恕之道煥然復如日月之明民到于
今賴之嗚呼愈死未有身然明其孝顯其道者乃刻詩於石立
乎夫子之庭以鳴孝者去

好孝　孫文懿公

魯哀公問弟子孰爲好學孔子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
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然則參量諸子銓品四科文學之稱
游夏獨甚焉顏氏亞下皆非好學則是科也其專設乎不然豈
剖淵數者所未諭乎嘗試論之云中賢之性近而同習而異倚
哉伍使其交也雖然路之不若附義黨仁其成也區畢患之可
企就學而言則道有隆殺功有巨細顏子之於善也一聞之不

得以之舉焉而伏膺由焉而求誠及夫嗜慾功名則拋聖憂翟矣游將攄逐于溝壑故過不及貳幾不待顯然乎理而近乎聖矣游夏之於善也或悅之或戾之錯覈而不固執持而不捨及乎紛華依則景慕安佚路恩而後及故過弗能止幾弗能默思乎道而及乎賢矣孔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樂則聖好則殆庶知則中材而已矣若游夏者謂之多聞博識可也謂之好且樂斯亦未矣或曰使二子勤行慎習又而不置則顏氏可追乎曰學可追欸亦小有等差焉柳宗元謂聖爲天下之用常以爲天下之道其注於人也爲明爲志而有等限量茲近之矣然則孟子爲仁義忠信天爵之道是皆勗力然而取衆說說乎曰極性之品柳子有焉教人之善孟子有焉後世而教之使不越其分不陵其節不失其正者聖人中庸之言乎

偶學

公是先生

自周以來至于今千有餘歲學者益多學者益少其有得於古

之文者其材非有殊於今也其所聞者皆正聲爾其所言者皆正道爾其所視者皆正色爾其所習者皆正術爾於以文道是由性之也其達不亦宜乎今之文者其材亦非有殊於古也其所聞者非正聲爾其所言者非正道爾其所視者非正色爾其所習者非正術爾於以文道是由反之也其不達不亦宜乎且古之文者非獨性之而已又多勸之以義今之文者非獨反之而已又多勸之以利嗚呼居今之世文古之文不已勤乎其數至矣而猶未適於道不亦可悲乎雖然非文者罪也非人性不同也非道去世也時俗敗矣師術罪矣復使古之人生於今之世其文亦若是止矣雖然君子不可不勉也天下之治在道道之意在經雖天好文之士溥推之人與一世趨絕者捋揭至焉其亦安能如古之多達者哉雖然古之達者其達並有位則術施之今之達者其達並有位又將以是爲師則是其文之必未始非文於丙者也勞心於无用豈一不可憫也哉嗚呼文之替不

之至也不孝猶孝也習俗久矣誰居其敢此敝者其唯聖人乎

招孝　　廣陵先生

孝者曰吾固愛木之不自已為安得吾孝而不然也安得人孝而不然也吾孝而然將有以与之人也人孝而然有以取於人也吾孝而然与之人友道也人孝而然取於吾師道也友且師孝而不倦者夫木哉木哉安得吾孝而不然也安得人孝而不然也今夫木始於萌蘖耶於毫髮計其根萌之徑相長不過以寸及其春夏之綿留雨露之兼仍積之日長至之不休孫抱而不可拱焉則休者安其陰息者仰其材睨而上計之千日尋焉不可遽視其在芽蘖毫髮時豈不過甚而得已邪然而不足猶若也向使其拱把而止則杓折若芽孽然惡在能千百尋哉今夫木生於山林而用於廈屋木非能手本以招言列於人而因謂其材也而又山林之於廈屋其去遠矣豈言哉而人不能遺弃必至焉故木患不材耳安有材而遺者也使其材而或遺則為

材益大為材益大則世豈能終遺之哉雖然未生自爾也非為為材而後生也非為人不以為材而不生也故未有以夫君子吾固曰文者冐吾固要求之不自已焉安得吾文而不然也安得人之亲而不然也今夫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非謂衣而不毛也以其聰明視聽然也視父而知為親視長而知為順此人之所以異於禽獸也然而未善視聽焉百步之間荒忽之外察一毫毛之垂而聞一蚊蝇之聲者非離婁師曠之所以異於衆人也然而未及大視聽焉顔子坐而視百世之上見舜之行焉聞舜之言焉坐而視當世見孔子之行焉聞孔子之言焉閒而視一身見過欲萌於未形聞於微偽於无聲故子然自持循且曰舜何人也子何人也又曰瞻之在前忽然在後惟顔子為龍見也惟人固不之見也非惟顔子為然惟舜亦然舜樂取於人以為善取於人以為善見而取之也樂取於人以為善是聞而取之也非惟舜亦然孔子亦然孔子曰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

行顏子以之自明舜以之取人孔子以之改過夫人能自明若取人與改過豈不為大視聽哉故離婁之明師曠之聰是天與之也顏子之聰顏子之明學得之也天與之故能勝人學得之故能勝天今夫視者聽者縱天與之也然而不如學得之也學得之如何如顏子而已矣如之何如顏子學不倦而已矣大哉學乎今夫人莫不學也然而未得名好學者猶范之冠蟹之筐耳以其名為而實非也人能有悪范冠蟹筐之心則知好學矣天道固不遠人而人言遠之茍有求道之心而持之至誠則何可當邪茍惟有求道之心而不能以至誠亦未如之何也已詩不云乎伐柯如之何匪斧不克者謂其學道非至誠不得也人皆曰我智過禽獸而視之而未有以過之也故求高不如鳥求深不如魚千仞之山人不勝其高也而鳥常巢之更擇高而巢焉以是而人不得而窺也千仞之淵人不勝其深也然而魚猶薄之汨其深而亢焉故人不得而鉤也茍能亢魚鳥高深之心

而施之學則人能及之者眾矣夫道無遠近而人無不能有遠不
能者謂不為也今有人曰吾不能走千里之遠而能反復百步
之間不休則千里也夫未嘗子都天下之大姣者也人固以未
嘗子都為大姣而未嘗子都尚自懼未為姣更漸朱塗粉慊〻
然惟懼人或羨於己而不得美於人嗚呼嘗謂好聖人者不及
未嘗子都婦姣乎然學者亦捨己而先人故矣今之人責人一
以義而待己亦以恕責人以義則人之就聖人也速待己以恕
則己之去小人也緩且不知責人不已竟何多於己也苟能以
攻人之心而攻己之心則過失不勝其攻矣夫觸刑辟而為非
禮義者小人之肆者也懼刑辟而不為非禮義者小人之拘不
得志者也可以為非禮義而不為非禮義者君子之守也情安禮
而行安義君子哉惜乎未及好學者也吾學而求為君子者也
嗚呼不為小人之拘不為小人之肆者幾希哉夫人之於人則
患有不知有不能聞而忘為己則安於不知而學不能亟夫欺人

哉今有疽瘍之在身則求於人而願去雖撓腸折頞累吾體而不辭也有不求而爲之治而愈則百思謝之至於過惡之在身而不知求人或者告之則不懌更怒甚哉疾惡之不如疽瘍也斯人而有恥者鮮矣人之爲父兄愛子皆知擇師而教之至於身則不知斈惑矣夫

斈論

左丞陸公

語道而无序則不足以取道文斈而無序則不足以得道蓋古之斈者莫不有序而自其粗者習之至於精也自粗而不至於精者有矣未有至精而不自乎粗者也甚矣後之斈者倒道而言弃其節目而不得乎斈也夫以詩書与禮者孔子之所雅言而利命与仁者孔子之罕言也性与天道者子貢之所不得聞而死与鬼神者子路之所不得問也而今之斈者則有異乎此也仁義不足以知之而或論乎鬼神生未足以知之而或論乎死大抵好論孔子之所罕言与其不言者而略其雅言者焉其惑甚矣

雖然盖亦有源焉我知之矣其弊乃始於老子列禦寇庚桑楚莊周之徒也何哉凡理之深者孔子言之也略其所言者不過存之一言而已矣憚其有必惑取也不幸有老子者以聰明超世之才當衰周之末世天下之士沉於人偽而喪其天真欲矯之而言反流於大過凡孔子之所以有之於一言者以書辨之凡數千餘言雖然言猶約矣未至深惑天下也不幸又有列禦寇庚桑楚莊周之徒相繼乎其後而凡老子之所以約之於數千言者則汪洋浩瀚而敷於數千万言之間矣至於孔子之雅言者則反忽之而以爲不足言焉曰此先王之糠粃也此先王之土梗也是故有以鼓動天下之心而人始大惑矣雖然孔子之雅言者以聖人之妙觀焉則誠若緒餘然而推之以待後之學者亦已精乎記曰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所謂賢者過之者其老莊之徒歟焉呼世之儒者所以惑於如此者何也非以天欲求速成而助長故孔子曰非求益

者也欲速成者也孟子曰今之助長者揠苗者也非徒無益而又害之然則可以益人亦可以害人學者固宜審也嘗謂之學者之道其要在於切問而近思蓋泛問所不能則所聞者蕩而不要善泛思所未達則所得者雜而不精切者既知矣而后可以傳問焉近者既達矣而后可以深思焉能如是矣然后可以居之安而資之深居之安而資之深則左右逢原也學者不可以如是乎

北學

賢節先生

天地否風雨能鼓其化則育大道塞聖哲能扶其教則通夫扶教之難古今所以艱其人艱其人者謂何以其特立獨行于亂世也故吾於孟軻氏得之矣方時戰國洶洶四方諸侯務以覆國廷兵為尚機權詐謀日熾以說揚墨邪說復惑于時因說然處義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一日而掃湯是使天下謬靡貪溺而不反矣遂聘諸邦意以斯教及斯民而梁惠齊宣滕文之

君不圖于興治則必以絕物利已爲聞者其果猶須誘導歟
之以仁義引之以詩書礼及春秋之義者何哉斯波二翁引以
當道遠致其志也曉時君莫我語邪說充塞万章公孫之徒記
其歴遊問合泪問居質疑之言以爲矩訓其書垂于後又矣服
儒者靡不童精研思以究其道至於大易之奧捨而不言斯其
言有淵蘊歟夫易之道微隱精密与天地並也天地運化而无
聲万物由之而生大易軌用而无形庶事由之而成歴之三聖
而始光顯其旨豈非以道隱而義祕哉故孟氏不言者以謂彼
時諸國之君昏昧蔽惑尚不能曉治國之術以至譬物指事亡
与言仁義之道察察如鑰猶不能略辨其說況与說則義歟吾
所以推道亦近情以措術欲輔成其教而於易不言者為其殊
證達其本而明是非也凡人性為而修之行為而篤之動靜云
爲不須臾而離于道者皆易也故易曰立天之道曰陰与陽立
地之道曰柔与剛立人之道曰仁与義可以對之大賢聖性亦

是篤行如是而輔教立言不捨仁義而弗談易也豈不能明之歟況易者道之本也仁義者道之用也能知其用則是達其本而不求其文又何累哉蓋默而行之內所以存己之難也言而發之外所以示人之易也万變而一貫豈其惑與故作述孝一

孝論上

淨德先生

治天下有大分大分定則天下不勞而治矣古之聖人立爲名教者蓋道德仁義之施設所以齊生民而維持万世与天地日月相爲援而無窮已也天地之位有高卑日月之行有明晦此物理之大別也是故有貴則有賤有上則有下有長則有幼有大則有小有內則有外有近則有遠有重則有輕有親則有踈有富則有貧有隆則有殺有衆則有寡有彊則有弱有本則有末有先則有後有恩則有威有刑則有賞有善則有惡有是則有非有變則有常有剛則有柔有寬則有猛有用則有捨有行則有止有治則有亂有興則有廢有禍則有福有生則有殺

君臣則有取有舍則有律有寵則有辱凡如此者盡天下之理
勢否以俱有而不可偏立也為父主於義為母主於慈為兄主
於友為弟主於恭為君主於明為臣主於忠夫婦有別長幼有
序朋友有信是亦不可一日忘也仁也者以愛而濟此者也義
也者以宜而裁此者也禮也者以節而復此者也知也者以明
而知此者也信也者以誠而任此者也堯以是首二帝之德舜
以是致堯為之功禹湯文武以是隆三代之治皐夔稷契伊尹
周公以是輔道其主綏靖其民揭而為法度如日星之明不可
得而差也施而為教化如江海之流不可得而遏也是故傳世
數十歷年累百雖其子孫僅可承而守之猶足以保天下何則
大分定故也名教存故也詩者歌詠此以刺美於上也書者謨
讖此以號令於下也春秋者嚴其辨使民畏此而不敢犯也易
者神其用使民由此而不得知也六合之外聖人不言千古之
上聖人不取其不言不取者非不知也為其不足以明大分著

名教也甚矣季者之敵昏惑也捨乎通而求諸遠也違乎明而
趣諸幽也指有以言无也借虛而謂實也三光五曜燦然目前
曾莫之見及其冢冥遂冥則孰視四方而欲辨合散往守之迹
得不越吾哉四通八達坦然易循則莫之行而乃冒險陷涉危
隘或亦嶺谷或穿林莽終日踽踽求以適夫大道蓋亦迂矣胡
不以名教大分為之宗主邪彼名教大分者蓋与天地日月相
始終而不窮一也誰能廢之名教大分廢則三才壞滅生民不
為禽獸者幾希矣季者之力既不能毀天地日月又烏能廢名
教絶大分哉徒見譊譊於天下而滋聾瞽之惑也且天下之事
有可以力奪者有不可奪以力者有可以勢驅者有不可驅以
勢者有可以法齊者有不可齊以法者凡出於迹者上之人可
奪以力也可驅以勢也可齊以法也凡藏於心者雖其力与勢
可以死生禍福於人而不可奪我之有驅我之從況能以法齊
我哉是故君子可蹈白刃而不可離中庸也忠臣可赴鼎鑊而

不可奈天衛也若君道之不善無如桀紂秦焚燒詩書坑殺學士挾書有禁偶語棄市其勢與力固足以勝天下矣其為法以毀毀聖人之道亦已至矣道果從而毀乎及漢之興六經百氏之書翕然雜出徧滿天下老生碩學接武于朝文章法度一日振起議者謂其與三代同風然則秦之法固不能絕學者亦甚明矣道不可喪教不可廢救也由是而言則天下之學或可毀之以法而必使從爾所好哉

學論下　　淨德先生

天下之學而可齊以法固無有也學之興廢繫乎時之好惡則有焉昔者春秋為經一而傳之者三師徒異論文字異義世士惑於其間天下從而取捨是以武帝好公羊則穀梁廢宣帝置穀梁則公羊不得立左氏之書乃不為世用及其劉歆鄭衆賈逵陳元方輩辨析是非折以中道然後三家以學並行於漢而傳習至今不絕方其舍而不用與其取而立之特一時之好惡耳

未能破碎大道取壞風化也今則不然六經之舊說先儒之所講解多士之所宗師朝廷之所崇信凡立於學宮者一切擯弃以爲无取而乃獨伸一己之私見力毀万世之公議一夫倡于前百夫和于後百夫倡于前万夫隨而和之雖亦出於世俗之好惡耳而於大道有破碎於風化有壞敗此君子之所深憂也夫易者生於數而成於變化聖人所以盡三才之理也其吉凶禍福進退得失之塗其安危治乱否泰消長之勢其隱則造於幾微之先其顯則立於神明之表烏可以七八九六之數言哉是故劉牧以數解不若輔嗣以用說也詩者出於情性因人之善惡而形之言也日月星辰風雨雪雷霜露山川草木鳥獸魚衣服器用或因之所觸或意之所寓皆可藉之為言而諭人者莫不備有方其為言也何暇考合於名數制度而後言哉是故康成以礼求不若毛公以意得也然則易以數解詩以礼求猶不能知其言而況以字說乎字之大本莫過六書引而伸之

觸類以長而天下之字盡在是矣一字不足以言事物之義則
至于數字數字不足則至于百十文不足則至于千万句字者
所以成文文者所以言義安有一字而能言事物之義哉且字
有體也有用也今夫以健言乾以順言坤以止言艮以動言震
以入言巽以麗言離以險言坎以說言兌則可也此以一字之
義則可該其體也何從而為乾何從而為坤則一卦之用六位
之變固未之盡況乎造化之餘蘊神明之妙用而欲釋以一字
是猶以尋丈之竿而測滄海也成功告神謂之頌立政垂法謂
之雅繫其國俗謂之風指物明事謂之比取譬申義謂之興兼
總辭體之用丁寧反復務盡其情而不厭一篇之中屢致意焉
謂之賦故樂章之作凡十六章閟宮之一章凡三十八句如此
者安可以一字為解乎昔之說五字之文至數十万言班固以
為雅儒之患蓋破碎大道學者深厭之乃區區求考於點畫從
省之間則破碎又甚於若稽古之說也且上所好惡風化治亂

由此乎出昔晉之公卿有其宗尚終日馳騁於沖寂虛曠之域若乘輕舟以適江湖泛泛然自得而志歸其於天下国家之實不一語及焉其視生民壽夭在我而已故姦雄伺隙而起則无術以救縱之覆亡壞亂流禍救世亦其由來蓋主衍王導輩為罪之倡今之解經者不以莊則以列不以佛則以老浩乎其无茫乎其无心指鬼神之情狀而言乎分義推有无之體用以反乎致欲三綱五常之所先君子之所取以守人倫之所恃以安者一切置而不議積日持久則安危治亂之任其誰付之西晉之風將復見矣此君子所以深悲而不能已也安得循理知涯之士與之言学哉

勸学

龜山先生

志学之士當知天下無不可為之理无不可見之道思之宜深無使心支而易昏守之宜篤无使力淺而易奪要當以身體之以心驗之則天地之心日陳露於目前而人之大體已在我

矣不然是未免有鄉所謂口耳之學非所望於吾友也

學說

齊玨先生

學未可已惟知之然後能好之記曰雖有嘉肴弗食不知其旨也雖有至道弗學不知其善也而孟子亦曰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蓋飲食日用之所須故譬學於飲食為最易知然猶曰人莫不飲食鮮能知味也天下豈有不習而能察者哉昔野人有甘菜並芹萍子者對鄉豪稱之取而嘗焉蜇口而慘腹夫口腹人所同也而野人至甘人之所不甘此非未嘗知甘所謂甘者而以夫已甘謂人甘者止此哉至於百工衆技皆學也下至跳劍弄丸緣竿踏索皆為之終身不得已非特利所在也習而知其味故樂也若酒對君子稱之則如野人之甘菜並芹萍子其於不足味也不特慘蜇而後方知之也故善飲甘皆知其旨必食者而後益知其為旨至道甘皆知其善必學者而後益知其為善曰聞而知其旨且善者意之也或曰道之出口

淡乎其無味而飲食人所甘似不類夫以人之所甘者猶食道
不知其旨而道又淡而難好則不知者不其愈多乎然終猶是
也病明經之學而入之要知其夫淡乎大觀四年四月旦日書府
姪公兼仲以勉諸小道云

新刊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第十六